

從塞班到廣島

● 董炳月

從東京去馬里亞那的塞班島旅行，是1996年9月上旬。

馬里亞那群島的十四五個主要島嶼像一串碧綠的珍珠，由南向北均勻地排列在西南太平洋蔚藍色的海面上。群島的最南端是關島，從關島往北數，第二個是羅塔，第三個是提尼安，第四個就是塞班。二戰期間馬里亞那是日本的重要防線，駐守塞班的日軍多達三萬兩千人，提尼安和關島也分別駐守九千和一萬八千人。美國人要想戰勝日本，必須佔領馬里亞那。1944年6月15日凌晨，美軍在進行了幾天炮擊之後開始從塞班島南端登陸，與守島日軍展開激戰，三周後佔領塞班。8月中旬之前又相繼攻佔提尼安和關島。馬里亞那之戰是二戰史上的重要一頁，因為塞班等島嶼的失陷意味着日軍的內防禦圈被突破。從此，日本本土和日軍佔領的菲律賓、台灣以及中國大陸的日軍佔領區都處於從這裏起飛的美軍B-29轟炸機的轟炸半徑之內。當年11月24日，百

餘架轟炸機正是從這幾個島嶼起飛，對東京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空襲。第二年8月6日，美軍飛行員迪貝茨 (Paul Tibbets) 駕駛的裝載原子彈的B-29，也是從鄰近塞班的提尼安島飛往廣島，將廣島炸成了一片廢墟。現在，塞班依然在美國人的「托管」之下，是旅遊勝地，我去那裏旅行則是懷着一種憑弔歷史的心境。

結伴同行的是四位在日本留學的同胞。那天上午，我們搭乘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機從成田機場起飛，一直往南飛行。遠方天海相接，一片蔚藍，那是天空的藍色與太平洋的藍色交溶在一起了。白色的雲朵飄浮在機翼下，透過雲朵，間或能看到海面上過往的船隻畫出的白色浪花。五十一一年前，迪貝茨駕駛的B-29也是飛過這片天空，他的機窗外應當是同樣的風景。半個世紀間，這裏的白雲天上人間、來來往往無數次改變了形狀，但它們一定看到過那架播撒死亡的飛機。

三個多小時的飛行之後，飛機越過北回歸線，降落在塞班島南端的國際機場。出了機倉，一股熱浪迎面撲來，果然是熱帶。機場一帶曾經是當年美軍最初登陸的地方，但現在看不到戰場的痕迹。從機場到賓館，沿路兩邊濃綠的熱帶叢林在陽光下泛着油光。透過路邊的樹叢，能清晰地看到近海處碧綠、開闊的高爾夫球場。

放下行裝，便按計劃乘巴士去島最北端的萬歲懸崖，看那裏原樣保留着的戰場遺迹。熱帶島嶼的氣候變幻莫測，大約一個小時後到達萬歲懸崖的時候，黑雲已經重重地壓在頭頂，空氣潮濕得擰得出水來。

萬歲懸崖高懸在海面上。崖下的海面深不可測，鋸齒狀的岩石刺破海面裸露出來。映着黑雲滾滾的天空，海水也藍得發黑。崖下湧動着白色的波濤，沉悶的濤聲似乎許久才能傳到懸崖上來。1944年7月6日前後，被美軍攻破最後防線追殺至此的日本官兵和日本住民們，就是從這座懸崖上縱身跳入大海。在身體騰空而起的瞬間，對着遙遠的北方的日本，他們發出了「萬歲」的絕叫。在槍炮聲中，在瀰漫的硝煙中，在飄散着血腥味的空氣中，那一聲聲的絕叫一定是感天地、泣鬼神的。從此，這個原名「薩巴奈塔」(Sabaneta)的懸崖失去了固有的名字，而被稱作「萬歲懸崖」。

現在，槍炮聲和吶喊聲都已消失。在半個世紀之前，萬歲懸崖上佇立着一座座無言的慰靈碑、鎮魂碑。

萬歲懸崖不遠處的山腳下，當年的戰場被原封不動地保留着。戰車、機槍與大炮的殘骸散落各處，鏽迹斑斑。幾根炮筒無言地指向天空，炮筒

上的迷彩漆雖經歷了歲月的侵蝕，依然清晰可辨。當年的日本人就是從這裏奔向萬歲懸崖……。一陣急雨掃過來，空氣中瀰漫着土腥味，土腥味中似乎夾雜着鮮血的腥味。也許是因為塞班島曾經浸透了鮮血吧。在那三週間的攻防戰中，三萬多日本守軍絕大部分戰死在這座海島上，美軍官兵也有四千四百餘人戰死，近一萬三千人負傷流血。

馬里亞那失守了。因此美國人才能越過太平洋把原子彈運上鄰近塞班的提尼安島，去攻擊廣島和長崎。

到達塞班的第三天，我獨自一人去提尼安島看當年的原子彈儲藏地。我們住的賓館位於塞班島南端，從賓館的陽台上隔海看過去，提尼安近在眼前，但乘坐六人座單引擎小飛機飛到那裏，卻用了將近十分鐘。現在的提尼安幾乎是一個荒島，從飛機上看下去滿目莽莽蒼蒼的叢林，細細的黃土路穿行其間。提尼安機場在島的中部，島上唯一的村莊散窩塞在島的最南端。島上沒有出租車，甚至沒有公共汽車。出了機場，確定了方向之後，只好獨自一個人在烈日下沿着那條空蕩蕩的柏油路往前走。一輛黑色的轎車從後面開過來，在我身邊停下打開了車門。開車的對我說着甚麼，我拿出地圖把原子彈儲藏地遺址指給他看，他便讓我上車。上車之後看到車裏還坐着另外三位男子，棕色的皮膚和健壯的體格說明他們是馬里亞那群島的原住民，屬於密克羅尼西亞人。心裏有些緊張，但已經無法下車。原子彈儲藏地在島的最北端，而車是向南開。二十分鐘後他們把我送到一座簡易二層樓前，從樓裏出來的卻是一位中國青年。做夢都沒想到會在太平

洋中的這座荒島上遇到同胞，並且是在自己交通問題無法解決、一籌莫展的時候。原來住在這裏的是四川華西公司的十幾個人。公司通過投標獲得了提尼安島的一個開發項目(好像是建賭場)，他們來做準備工作，剛到三星期。那位熱心的本地人以為我是個別行動的公司職員，所以把我交給他們。據他們說，這裏的居民依然保持着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淳樸民風，開車的見到行人帶一段的事情很平常。他們說的一定不錯。那天去萬歲懸崖，車上只坐着我們一行五位中國人，那位曾在美國弗羅里達當過幾年英語教師的中年司機為了節省我們的時間，把車開過終點站，一直把我們送到懸崖附近。參觀萬歲懸崖和戰場遺址的時候下起了大雨，我們到旁邊的一座破舊的簡易房裏避雨，在那裏喝酒的幾位棕色皮膚的原住民請我們喝啤酒，見雨總也不停，又主動用車把我們送到一家有巴士停靠站的賓館。馬里亞那群島上的密克羅尼西亞人被西班牙統治過三百餘年，被美國人統治了百餘年，還一度被日本人統治，但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頑強地保持着那種有些原始色彩的淳樸與善良。

午後，工程隊年輕的工程師兼翻譯蘭北先生開車帶我來到島北端叢林中的一片空地。這裏就是原子彈儲藏地遺址。

兩處遺址相距不遠。一處像花壇，粉紅色的小花星星點點，花壇前一塊褐色木牌上寫着英文和日文兩種文字的「原爆搭載地點 No. 1」。一處長着一棵樹，樹前同樣是一塊褐色木牌，木牌上寫着「原爆搭載地點 No. 2」。周圍沒有人迹，沒有聲音。

陽光明晃晃地照着，湛藍的天空白雲在飄。1945年8月6日那個神秘、緊張的凌晨，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彈就是在這裏的一間茅屋中被組裝之後裝上飛機。離被圍在樹叢中的兩處遺址不遠處是一條飛機跑道。跑道已經廢棄，高低不平，沙痕斑斑。許多地方長着一片一片的青草。那天凌晨，裝載原子彈的飛機就是從這條跑道上騰空而起飛往廣島。蘭北說，不久前他也曾帶一位年老的新加坡華人來這裏。這裏是美國人用原子彈炸日本人的起點，然而華人卻不能不關心它。在某種意義上，畢竟是原子彈使中國人早日結束了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

次日，我們搭乘的班機飛離塞班島的時候，透過機窗我又一次看到了機翼下的萬歲懸崖。飛機在午後的天空往北飛，塞班被遠遠拋到了後面，但我的塞班之旅似乎尚未結束。我想去看廣島。

兩年之後的1998年，還是在9月，我終於從東京來到廣島。當年的幾位同胞有的忙於功課、有的已移民加拿大，這次同行的是一位台灣人、一位韓國人和一位日本人，加上我這位大陸人，真正的「東亞聯合旅遊團」。

廣島位於日本本島西南端，一個美麗的海濱城市。它的繁華與氣派幾乎可以媲美東京，而又多了一份地方城市的從容與悠閑。在其他城市已不多見的有軌電車發出節奏分明的啞啞聲從寬闊的街上駛過，街頭綠樹成蔭。售票員的笑容是那麼自然、親切，好像他們與每一位乘客都相識並且互相信賴。廣島人是為自己的城市而自豪的。在我使用的廣島導遊手冊

中，介紹了那種自由、明快、勇於進取的「廣島人格」，並且印上在廣島這片土地上出生的成功者的姓名與照片，其中有著名政治家、前總理大臣宮澤喜一，著名畫家平山郁夫，著名歌手西城秀樹，國際知名的服裝設計師三宅一生，等等。

然而，廣島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遭受原子彈襲擊的城市。走進市中心的和平公園，站在「原爆圓頂樓」前，五十三年前的大慘劇就穿過漫長的時光隧道來到眼前。圓頂樓位於太田川支流元安川東側，靠近太田川上的相生橋。1945年8月6日上午8點15分17秒，迪貝茨駕駛的B-29上的投彈手費埃比(Tom Ferebee)就是以相生橋為目標投下了「小男孩」。43秒鐘之後，一個直徑一千八百英尺的火球將廣島化成了廢墟，摧毀了近二十萬條生命。圓頂樓本是產業獎勵館，鋼骨水泥建造，非常堅固。它在原子彈爆炸的瞬間解體，樓頂圓形的鋼骨框架和橫七豎八、傷痕累累躺在地上的水泥部件無言地訴說着原子彈的威力。我們知道，我們如果是在五十三年前那個早晨站在那裏，就會在原子彈爆炸的一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廣島似乎是命裏注定要成為原子彈的犧牲品。本來，被美軍列為轟炸目標的除廣島之外還有京都、小倉、新瀉和長崎幾個城市。8月6日那天凌晨，幾架測候飛機分別從提尼安飛向廣島、小倉和長崎進行氣候測試，如果廣島有霧，就轟炸備用目標。7點零9分，那架被命名為「同花順子」的測候機飛抵廣島上空的時候，廣島正籠罩在迷霧之中。然而，幾分鐘之後，大霧裂開了一個方圓十英里的洞，將整個廣島市區清晰地暴露出來……

平成八年(1996)，圓頂樓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下着小雨，和平紀念公園裏一片靜穆。有人在撞亭子裏的那口和平之鐘，鐘聲在雨中越發低沉，緩慢地傳向遠方。原爆之子的銅像下，各種顏色的紙鶴堆積如山，一群兒童正在雨中聽解說員關於原爆之子的講解。原爆之子是廣島少女佐佐木禎子。她兩歲的時候在原子彈爆炸中受輻射，十二歲時患了白血病。聽小朋友說如果親手摺一千隻紙鶴病就會好，虛弱不堪的禎子便在病床上虔誠地摺紙鶴。紙鶴摺到644隻，生命便離她而去……。「六」和「四」在日語中有「苦」和「死」的意思，禎子終於未能越過這幾個不吉祥的數字。在公園中的和平紀念資料館裏，有關於原子彈的巨大殺傷力和廣島被炸前後情形的詳細介紹，遇難者的遺物、人影石乃至原子彈爆炸時被化成碎片的門窗玻璃扎傷的牆壁等等，都被陳列在這裏。

提尼安是原子彈的起點，廣島是原子彈的終點。原子彈在天空中劃出一道孤線，將提尼安與廣島緊緊相連。其實，塞班島上日本軍民那一聲聲「萬歲」的絕叫與廣島的被炸之間也具有某種因果關係。塞班島北端有個萬歲懸崖，提尼安島南端也有一個萬歲懸崖。它們的命名無疑是起源於同樣的事件。塞班島上的萬歲懸崖旁邊還有一座「自殺懸崖」——又叫「最後命令懸崖」(Last Command Post)。史載，萬歲懸崖上的絕叫聲響起來的時候，近千名日本兵和日本居民在距海面240米高的「自殺懸崖」上演出了一齣更為驚心動魄的慘烈劇。在日本兵的催迫下，居民們有的抱在一起用手榴彈把自己炸死，有的親手把自己的孩子

丟進大海，然後縱身跳下。沒有勇氣自殺或者拒絕自殺的人，被日本兵槍殺了。這與神風特攻隊的自殺式攻擊行為十分類似。正是這種日本式的忠誠、殘忍與愚昧，導致了廣島（以及長崎）的被炸。如果當時日本政府不是在沖繩被攻佔、東京受到大空襲的情況下依然拒絕接受〈波茨坦公告〉，原子彈的悲劇是可以避免的。美軍之所以會喪失人性用原子彈濫殺平民，是因為日本軍國政府和那些「寧死不屈」的日本軍人首先喪失了人性。甚至在廣島被炸之後，日本軍部依然有人掩蓋事實真相，把原子彈說成普通炸彈，企圖進行所謂「一億總玉碎」的本土決戰。因此杜魯門（Harry Truman）在為自己下令投原子彈的行為辯解的時候，才敢說「以野獸為對手的時候必須使用適宜於野獸的方法」。作為「人」，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批原子彈的犧牲品，許多廣島人以及少女佐佐木禎子那悲慘的死是「他殺」。但是，作為「日本國民」，他們的慘死又是「自殺性他殺」。

日本人在廣島和平紀念公園裏展示着自己「原子彈受害者」的悲劇，卻似乎忘記了裝載原子彈的B-29起飛的馬里亞那的萬歲懸崖和自殺懸崖。廣島和平紀念公園裏，原爆之子的銅像之外還有兩座廣為人知的銅像。一座是「風暴中的母子」——一位母親彎着腰抱着嬰兒在風暴中奮力掙扎，同時伸出一隻手守護着貼在她身後的另一個孩子。這座雕像被安放在紀念館的正門外。一座是「老師與孩子」——一位筋疲力盡的女教師無助地抱着一個奄奄一息的孩子。三座雕像都是表現原子彈給廣島人帶來的災難，但在這幾座雕像中日本男性都是缺席的。他

們到哪裏去了呢？他們都到海外打仗去了，有的也許正是死在馬里亞那的萬歲懸崖、自殺懸崖下吧。許多日本人沒有認真考慮過這些問題，所以才會有公園裏原爆慰靈碑上那句含混不清的碑文：「請安息。因為錯誤不會被重複。」不知是美國人不會再重複投原子彈的錯誤，還是日本人不會再重複發動侵略戰爭的錯誤。也許兩者都有。

所幸，在廣島被炸五十周年那一天，廣島市長平岡敬曾在和平公園發表「和平宣言」，指出：「必須從被害與加害兩方面正視戰爭。將對所有戰爭受害者的追念銘刻在心，我們向在日本發動的戰爭中和殖民統治中遭受了難以忍受的痛苦的人們表示道歉。」只是持這種認識的日本人似乎不多。所以，那天參觀結束，我還是在紀念館裏的留言簿上以「一個中國人」的名義用日語留下了這樣幾句話：「戰爭真愚蠢。日本人是在加害於人之後才成為受害者的。不對歷史進行認真的反省，就不會有真正的和平。無論在哪個國家裏，平民百姓都是最可憐的。我為和平——永久的和平而祈禱。」

第二天晚上，返回東京的飛機飛離廣島機場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的塞班之旅亦隨之結束。

董炳月 常用筆名彌生。1987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畢業。1994年留學日本，就讀於東京大學，1998年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